

清水衙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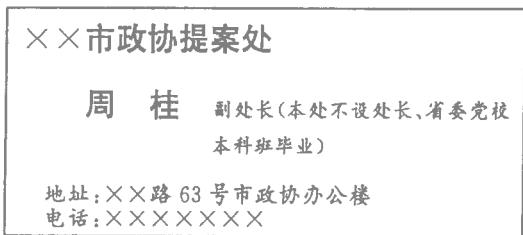
大学毕业生小郭分到机关上班的那天，机关提案处最大的领导周副处长去市里参加一个会议，办公室只老白一个人坐着慢悠悠地吸烟，烟雾在老白身前身后飘着。老白抽的是每包才六毛四分钱的“友谊”烟，这给小郭的印象很深刻。小郭边看老白吸烟，边问老白，政协是干什么的，怎么连一点概念都没有？老白是提案处的主任科员，老机关，对机关的感情极深。小郭这问题问得太幼稚，老白从心里有点看轻他。嘴上说，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四套班子中的一套！你说是干什么的？小郭说，我没说不是一套班子，我是说政协具体到底都干些啥？问题一具体下来，老白也答不上来。吱唔了半天，脸憋成紫红色，加上被烟呛了一口，立即气喘不过来了，赶紧从衣兜里摸出一个蓝色的塑料家伙，脸冲着墙角“扑哧”“扑哧”地往喉咙眼里打了一阵子气，白色的气雾便从老白的身后漫开来，空气里立时弥漫着一丝淡淡的酒精和其它药液混合的气味。小郭知道老白使用的家伙叫“舒喘灵”气雾剂，专治哮喘病用的。小郭的邻

居就得这种病，一碰上气喘不过来就往嘴里打几枪。

老白转过脸时，一脸紫红 反而有点难为情。小郭赶紧把脸转开去，装作不在意的样子。老白就从屉里抽出几本有关政协方面的书籍，和几份委员的提案给了小郭，老白说，我看你也不用钻牛角尖了，政协干什么不干什么工作了些日子你就知道了。不过，要在机关工作 这些书是不可不读的 不了解政协 就不知情 不知情就不懂得如何发挥政协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作用。无为就无位。小郭听得半懂不懂，但仍然虚心地一个劲点头。老白的心情就比先前好了些。

其实 提案处在机关里是一个较重要的部门 政协参政议政没有力度，关键体现在委员的提案上。提案处的工作就是负责把委员们交上来的提案分门别类，然后交给有关部门办理，再后来又把各有关部门反馈和处理的意见告诉给提案人。小郭翻着老白送给他的提案，心里有些吃惊，因为举凡国计民生，老百姓的吃喝拉撒睡都可以上提案 小郭就觉得政协管的事很宽 很多。

第二天 周副处长来机关，一见小郭 就热情地过去跟他握手，连说欢迎欢迎，提案处又补充新鲜血液了！接着给了小郭一张自己的名片。小郭看着名片，一下子被吸引住，觉得名片的内容印得独特；



名片的背面 还密密麻麻印着周副处长的许多社会职务。周副处长看小郭的眼睛久久盯住名片没有移开，知道在羡慕自己，笑

说，好好干，过些年这个位子就是你的了。小郭忙说不敢不敢！周副处长批评说，那就没出息了，我希望你将来能够当政协主席。并说，机关在外人眼里看虽然不是那么重要，但不管怎么说，我国的政治制度人大是根本 政协是基本 根本重要 基本同样重要 别人看不起我们没关系，我们可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无为就无位，有为才有位。老白说，这些昨天我都跟他说过了。周副处长说，说了就好。

提案处连小郭在内才三个人。周副处长没有给小郭安排什么具体工作，只说要尽快熟悉工作，好好向机关的老同志们学习，特别是向本处的老白同志学习。雷锋、王杰、欧阳海离我们已经太远了，学起来有困难，也不现实，就向老白同志学习好了。小郭注意到 周副处长说这话时 老白有些得意 但多少有点忸怩。

周副处长呆在办公室里的时间其实不多。来了除喝茶看报外，就是跟对面三胞处的叶处长和机关办公室副主任老柳下棋或闲扯。扯的内容大多很俗，质量也不高，且荤的居多。周副处长和叶处长都是去年才来机关工作的。叶处长先前在市属的一个国营农场当场长兼书记，农场是二级局，相当于副处级，叶处长印名片只能在后面加括号，否则场场场长叫起来很难听，谁知道场场场哪一级？向市里提过几回意见，一段时间后，被提了一级，安排机关来了。周副处长原先在市劳动局调配科当科长。周副处长满以为升处的事会就地解决，没想在他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安排在机关当了一个副处长。在那之前，叶周二从心里看不起机关，觉得政协就那么回事，供着一批老人拍拍手，做做调解工作，维持维持秩序。人家可以理你，也可以不理你。站哪座山唱哪首歌，来机关后就不一样了，觉得自尊心不能受伤害，处处护着机关，人家一说机关怎样怎样，就心里不乐：政协怎么啦？一套班子呢！机关办公室副主任老柳跟他们的经历不一样，机关一组建，他就来了，从科

员开始 副科、正科、副处、一级一级往上爬。十来年了 对机关的感情倒是深刻。机关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一直缺着 老柳就老想着那个位子 老柳今年五十三岁 已经失去了年龄上的优势 就想如果能拿到那个位子，在机关一直干到退休也没什么不好。

闲扯着 免不了扯起机关 这时候 大家心里就特别有气。一个说 整天说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可人家高兴了跟你协商 要是不高兴了就不跟你协商，你总不至于厚着脸皮跟人家说你必须跟我协商吧 即使跟你协商了 你也甭高兴 那是尊重礼貌 就像父亲找儿子商量事情一样。一个说 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说 人大举手 政协拍手 政府擂拳头。这句话我们政协受的损失最大 我们政协难道只配象幼儿园的孩子一样拍手鼓掌 其余的什么事也干不成 说着说着 心里就越发有气。这时 总是老柳出来打圆场 行了行了 全国一盘棋。全国政协干部好几万 又不是只我们一个政协 说点轻松的。于是话题一转，说起了笑话。

这天 叶处长带着一肚子怒气来机关 屁股还没挨上凳子就跳起来说他骂娘 否则他受不了。原来 刚刚他跟曹副主席一起去医院看望一个政协委员 那委员被人打伤住院的。打起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先是你一句我一句的发生口角 接下就打起来了。那人在打委员的时候还有人一边提醒那人说他打的是政协委员。那人说 他就是要打政协委员 又不是中央委员。结果那委员就被打得头破血流 住了医院。

叶处长说话的声音很大 机关里的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都围过来看 听完后都说太过份了。周副处长说 太恶劣了。是可忍 孰不可忍！

老柳说，政协再没地位，也不至于到谁想打就可以打的地步，实在欺人太甚 老白也气得额上青筋发绿 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憋了一阵浊痰上涌 气喘病又犯了 赶紧从兜里摸出“舒喘灵”就往嘴

里打气。

大家原本都在为委员被打的事生气。现在看老白那痛苦的样子，就都觉得好笑，气也消了许多。周副处长关切说：“没事吧老白，你别吓唬人好不好？”老柳说：“节哀吧老白，你可别壮志未酬身先死哩！”这两句话都是调侃的，大家听着就笑。周副处长装作很正经说：“老白，老柳说的没错。马克思同志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叶处长这时气也消了许多。提意见说：“周处长，马克思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周副处长说：“马克思是这个意思，没说。别人替他说了。大家又都笑。”

笑话开了头，气氛变得活跃了起来。

老柳便一本正经说他最近有一个重要发现，假如提案处有兴趣，可以当作提案向有关部门提。说到这，老柳故意停下不讲。周副处长心里就有点急，催着。老柳说，在讲这个话题之前，本人要求请女士们暂时回避一下。在场的女同志只有三个人：女打字员小李、女档案管理员老谢和女出纳老张。老谢平时就有点看不起老柳那拿腔拿调的酸气。这下对老张和小李说：“吊什么胃口，咱们走。”老柳笑着：“不好意思了！看她们转身进了隔壁的一间档案室后，狠狠推上门。这才继续刚才的话题说：同志们，已经研究的资料表明，艾滋病的病源主要是性传播，既然如此，本人就要提醒各位注意了：为什么公鸡就不得艾滋病？在诸动物中，公鸡并非洁身自好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公鸡性生活最滥，最放纵，生活作风最腐败，有趣的是，为什么它偏偏就不得艾滋病？这是什么道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大胆怀疑，公鸡身上具有某种人类身上所没有的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而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公鸡身上的抗体，来消灭人类的艾滋病！”

老柳的话题新鲜，大家听完都笑起来。但各人心里都各有想法：多数人认为，老柳说得有一定的道理，甚至后悔如此司空见惯。

的事为什么自己就无法发现却让老柳给发现了，不免心里有些遗憾。少数人却认为那是无稽之谈，认为公鸡就是公鸡，人就是人，公鸡怎么可以和人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实在荒谬！周副处长始终倾向老柳的观点，觉得世界实在太博大精深，无知的世界太多，而无知的世界里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都可能存在。当初牛顿从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谁又敢保证公鸡身上的抗体就不能治疗人类的艾滋病？周副处长怂恿老柳说应该申请发明专利。

叶处长对这个话题不肯定，也不否定，但他觉得挺有趣。就开玩笑说：老柳，如果你刚才说的理论根据成立的话，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在这项研究成果推广之前，如果你想不得艾滋病，你就得多吃公鸡是不是？

大家又大笑。

周副处长没笑。他说，叶处长你别泼冷水好不好？依我看象这类问题真的可以上提案，让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去，就算研究不出什么结果也没什么。科学嘛，就是需要反复不断的研究论证。

老白认为周副处长不慎重，反对说，我看不妥。上提案是非常严肃的事，并不是想上随随便便就可以上的，我们要对社会负责，为自己机关的形象负责。

老白一说，提醒了老柳，老柳也有点紧张了起来，怕到时出了什么事说不清楚。忙说，老白讲得有道理，这事我们当作民间文学口头说说可以，上提案就要慎重了，没有十分把握不行。好了好了！这事就算我没说。

叶处长也说，当然只能当作民间文学口头说说，如果上了提案，到时恐怕真的要出洋相。我就不信全世界的科学家都死光了就我们几个人最聪明？

大家七嘴八舌，听得周副处长有点心烦。原先的兴致也没了。

但仍然鼓励着老柳说上不上提案不是主要的，但他建议这事老柳真的还要花点心思作一下调查研究，难说人类医学上的一大难题就因为老柳的这一重大发现给解决了。

老柳不好意思起来：见笑了！这事到此为止，到此为止！

关在档案室里的几个女同志这时已经不耐烦了。老张打开门冲这边喊：我说你们到底有完没完，还让不让我们上班？

周副处长说，好了好了过来吧，警报解除了！

老张就和小李老谢往这边走来。老谢气冲冲说以后有什么脏水脓水带回去灌自己老婆去，别在这里污染空气！

老柳说，不能完全怪我们，怪只能怪咱们机关办公条件太差，连放松放松说几句粗话都受限制。

说着又说到政协没有地位。有的说人家别的机关早都盖办公大楼宿舍楼了，就我们机关的干部至今还挤破办公楼住破公房。有的说，政协地位不如人家倒也罢了，经济落在人家后头就太不应该了。叶选平说，全国有300万人需要扶贫，政协干部也要算在内，这话没说错！

越说越伤感。老柳赶紧出来鼓气说先生们女士们别伤心别泄气，我们受一点委屈党和人民是知道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现在我们要开始工作了！

大家就大笑着。

提案处老白今年五十八岁，再干两年就该退休了。老白晚婚，四十岁得子。儿子小白正在念市里的重点中学，明年高中毕业。老白老婆比老白小十岁，在市里一家蔬菜脱水厂上班，工资低，每天夜里还要加班。老白天天在单位忙，也要很晚才能回家。到了家里还要开煤炉煮饭，做菜，搞得很累。就对老婆说干脆辞掉不干。老婆就顶回去说，不干你养我们了，你以为你的工资比市长还高？老

白就没话了 随着她去。由于家庭困难 老白至今还穿着补洞的裤子。象这类裤子在机关已经消失了好些年 但老白还穿着。老白还有个怪癖 就是喜欢天天背着一只黑色的挎包上班。那挎包是老白好几年前参加农村社教工作队时发的纪念品 黑不溜秋的 但老白一出家门就背它。后来有一天 三胞处的老干事刘史悄悄告诉周副处长说他发现一个秘密。周副处长说什么秘密 刘史说他已经观察很长时间了 结果发现凡是机关会餐或开座谈会什么的 老白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餐桌或会议室，将餐桌会议桌上吃剩的馒头，烧排，水果之类的打好包塞在那只挎包里，然后带回去给老婆孩子吃。

其实周副处长早看出来了 只是同情老白家里困难 不去点破它。便对刘史说，别拿在机关乱讲。

三月十一日植树节，市里决定市四套班子领导和市直机关全体干部到离市区十华里的虎头山参加义务植树劳动，每人植三棵马尾松。虎头山是一座和尚山 五八年大炼钢铁时把山上的树木都砍光了 现在是市里划定的公墓区。市里决定要用三年时间使虎头山都植上树。八点不到 机关里要去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同志都到机关门口集中 筹一起坐车出发。大家肩锄提锹穿着工作服 很有点要下田劳动的样子。驻会的丁主席、曹副主席还有几位兼职的副主席也都来了。老白身体不好 大家可以理解 本来安排他在家坐班 却也来了。和大家比起来 穿的衣服特旧 又特多。里三层外三层把一个身体包得圆鼓鼓的 头就显得特别小。那只破黑包仍然斜挎在肩上 这一来 挎包带就被衣服绷得紧紧的 没有一点余地。今天的天气虽然冷点 但南方的天再冷也冷不到哪 大家就都说笑着老白。老柳说 老兄 你这别不是要去大兴安岭哪 叶处长说 老白，我们今天是去义务植树劳动，又不是去参加忆苦思甜报告会！

大家就笑。说机关穷 少营养 害得大家体质下降 怕冷 老白是典型的政协干部形象。机关要扶贫就先扶老白。

老白只“吃吃”傻笑，并不反驳。这时，突然有人指着别机关参加植树的人说，你看看，人家这哪是去参加义务植树，是要上虎头山野炊哪！大家顺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就见其它机关的干部大箱小箱往自己的车上搬水果饮料，有的还带着锅碗盆勺，鸡鸭鱼肉和小葱小菜什么的。曹副主席背后问老柳说，机关也带了什么吃的吗？老柳两手一摊，一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样子：人家都有小金库，花了钱有地方冲帐。我们财政拨款一年就那几万，连办公费都紧巴巴的，还想象他们一样搞野炊？曹副主席脸上难堪了一下，也不说什么。大家却为此愤愤不平起来，免不了又是一阵牢骚。

八点正，市直各单位参加义务植树劳动的车子象一条长龙一般浩浩荡荡开出市政大院。机关只有一部已经跑了八九年的双排座老“北京”吉普，机关的干部职工加起来起码也有大三十几，怎么也坐不下去。所以，昨天老柳就打电话跟市公交公司联系过了，请他们支持一下，开一部四十座的大客车，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都这时候了还没到。老柳便又去挂电话，回答说已经开走了，老柳放下电话，又向大家转达。丁主席便客气地让其他几位兼职的副主席先走，兼职的副主席职位和曹副主席一般大，但毕竟是兼职的，在曹副主席面前都是客人，都说让曹副主席先走。机关里便有人玩笑说，让列宁同志先走！大家就都笑起来。笑着，公交公司的车已经来了。

机关的同志赶到虎头山时，其他机关参加植树劳动的领导和干部们还有电视台报社的记者早都已经到了，把小小的一个虎头山给站满了。周副处长就说，这哪叫植树，完全是在搞形式，人比树多。刘史说，这不叫搞形式，这叫政治意义。两人于是你一句我一句地争起来，周副处长终于受不了：我输好不好？我还要留点力气挖树坑。

要上山的地方，设着一个临时义务植树劳动服务点，地上摆着

大几十箱矿泉水。每过一个单位，两个笑容可掬的小姐便甜甜地招呼着：要矿泉水自己拿哟！大家才知是免费供应的。但这种气候供应矿泉水显然不适宜，即使免费大家也没多大兴趣。机关里除了老白拿两瓶塞进包里外，谁也不想过去拿。大家都不拿，老白就有点不好意思，边往包里塞矿泉水边自嘲说，听说刚刚栽上的树苗浇上矿泉水，成活率要高出一倍。大家都知道老白家庭负担重，看东西重一点，都没跟他计较。也亏了大家不跟他计较。这天植树劳动刚回来，老白的气喘病突然又犯了，被送进医院抢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电视台小孙记者今天相当尽职，植树一开始，就扛着摄像机跟在市领导们屁股后面满山跑。拍完领导，自然要拍些群众镜头。小孙记者转到机关这边来时，老白当时正在挖坑底下的一块石头，大家就笑说：老白，今天你可要请客了，就你老白最值了。老白也不作答，只顾‘吭哧’‘吭哧’在挖。叶处长说：把衣服脱了吧老白，那才象真的劳动的样子，上镜头效果更好。

大家就都起哄说有道理有道理，听大家这样说，老白糊里糊涂真的就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一件象剥笋一样给剥了下来，只留下一件内衣。如果老白继续挖他的坑或许就没事，偏偏这时市里一个小干事突然急急跑过来冲小孙记者喊说快快快，市委林书记把鞋脱了！小孙记者一听，慌忙掉开摄像机镜头就跟小干事去抢拍市委林书记光脚丫的植树劳动场面，把老白丢在了一边。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这时候有人叫老白停下别挖，说把石头挖上来就没戏了，等电视台来了再挖。老白呢，也不该那么老实真的就在那等小孙记者。谁知等到满山的人都走了，仍不见小孙记者来，才明白小孙记者已经下山了。老白在往身上穿衣服时，已经觉得身体不行了，回到家就一头栽在床上了。

第二天一上班，老白老婆就打电话到机关，告诉说老白住院了。丁主席吃了一惊，立即带曹副主席老柳还有几个处的处长提着

一袋水果去医院探望。植树劳动差点闹出人命来，机关的人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都说当时玩笑是开得重了点，对一个有病的人不能开那种玩笑。大家虽然没有具体点到谁的名，叶处长却已经在心里懊悔了。还好，老白犯的是老毛病，不过是受了风寒气道阻塞，吸了几小时氧气病情就好转了，当下就吵着要出院，老白老婆没办法，只好给办了结帐。丁主席和机关的人去医院探望时，老白已经离开医院回家了。丁主席他们只好又往老白家里跑。

老白住的公房是二十年代初期一个美国传教士盖的教堂。教堂四周，现在已经被现代建筑物层层叠叠围住，教堂就显得又矮小又丑陋，光线又暗，楼道里白天亮着灯还象夜里一样。丁主席他们走在楼道里 听着楼板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象楼道随时都要坍塌下来 不禁边走边心里内疚着 感叹着。老柳说 不只老白 我们机关除了几个自己家里有房子的干部外，大部分同志的住房条件都很差，象住贫民窟。丁主席喉咙象突然被什么哽住，就再也没有吱声。

五月三日 五一节刚过 政协一年一次的例会召开。会前半个月，大家就开始忙了。曹副主席在机关动员会上强调说，养兵千日用一时 现在就看大家了 丁主席 都说我们政协是人才库 是藏龙卧虎之地，如果没有开出一个有水平有特色的大会就说不过去。

话题转到具体分工上。大会分成材料、简报、宣传、会务、提案、保卫六个组，每个组都安排一个副处以上领导分管负责。丁主席说，六个组哪个组都重要，少了谁也不行。但我特别强调一点你们提案组——我说老周老白，这回你们真的要花点心思好好组织一批有力度，能紧紧围绕我市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文明建设，以及人民群众最为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重点难点的好提案，在今年好好地办一办，我们政协的职责就是为党分忧，为民解愁。离开了这

一点，我们就是失职！

周副处长为难地说 那当然好。但提案每年都提了不少 真正到交办的时候许多单位就是不配合，即使配合了，也是敷衍塞责的多。

丁主席喝了一小口茶后说 允许人家要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上提案。

领导说过话本来会也该散了 老柳却突然说 有两件事本来不该拿在这讲，太不好意思了。但看来现在不讲还真不行！多耽误大家一点时间——一是茶叶。上个星期四我让通讯员买了八斤茶叶，今天星期二，扣除两天假日，不过才三天时间，今早通讯员就告诉我说茶叶没了。我们机关一共有三十五人上班，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上班时不喝茶或只喝白开，这就是说，我们平均每人每天喝了将近一两茶叶 比菜吃得还多呢！大家都笑 大家想想 茶叶到底都上哪去了？这是一点，提醒大家一起分析分析。第二点，过去卫生间里没放卫生纸，大家吵着要放。说没放卫生纸，一部分人记性坏，蹲在粪坑上使过劲了才知道纸忘带了结果弄得很尴尬，还有一部分人不自觉，专用旧报纸、公文纸甚至机关的厚皮信封揩屁股，结果弄得粪洞里什么纸都有，三天两头就堵一次，都提意见说要放卫生纸。现在好 卫生纸一放，一天一个卫生间要放三四筒 女卫生间就那么三五个人，也要放两筒，我说这是怎么啦？大家是不是都拉稀了 整天蹲卫生间？

大家就又哄笑。机关里以老张为首的几个女同志连说恶劣 恶劣！如此齜齜的事也好意思拿在会上讲。于是，大家就都有同感。但对这件事本身，大家都很气愤，说机关里个别同志就是太不自觉了，爱贪小便宜，如今连卫生纸也拿了，天天都在说人家机关的人在搞腐败，现在看来若是换成个别同志，恐怕会更腐败！政协的干部穷，但也不至于穷到连茶叶卫生纸都要由机关供应的地步。

大家的目光自然转到老白身上 怀疑是老白干的。但面上大家也不好说什么，只说太可恶！太可恶！老白却慢悠悠地在一口一口吸着友谊牌香烟。也说，家贼最难防，关键靠自觉。

老白一出话，大家心里反倒没底了，想想可能不会是老白干的。否则他就不可能说这种话。认真想想老白干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茶叶是一个办公室放一瓷缸，老白不可能到每个办公室倒去。再说老白也不可能跑进女卫生间拿卫生纸呀！

这时 又有人站出来说 茶叶卫生纸要控制 电话也要控制。现在机关有个别同志就是很过份，二角钱的一个电话在家都舍不得打，在机关一打就是半天，抱电话就象小孩子抱奶瓶一样。抱出瘾来了。

大家就又笑。

这话大家知道是冲女出纳老张说的 老张今年已五十出头 脸上却还莫名其妙长着许多疙瘩，大家背地里笑说是梅毒，说女老张年轻时必然风流过。老张自己却一个劲说医生说是青春痘，说她年轻时没出过痘子现在还给她了。大家自然不跟她争。女老张就觉得自己还会长青春痘还是很年轻的。女老张一个月就忙发工资那两天 几乎没什么事干 就天天打电话找人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后来有人把这事向丁主席报告了，丁主席也在会上没有点名批评了两次，女老张就是不当一回事。丁主席也就没办法，想想人家可能到了更年期，就原谅了。女老张就还继续打她的电话。现在又有人提电话的事，女老张自然知道在说自己，心里就有点火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对那人骂了一句很粗很粗的话。并说，机关都给大家什么好处了，打两个电话还值得那样大惊小怪？人家一顿饭就花了几百几千元，让你打电话还不打死？

女老张这一气一说 不少人又觉得女老张有道理了。但多数人都认为以小见大，打一个电话虽然是小事，却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

思想品质 都私下讲 象女老张这种人 在哪个单位哪个单位就倒霉！

说来说去也没个结果。丁主席快刀斩乱麻说 我看以后这种事不要拿在会上讲了，传出去影响很不好。那时人家会怎么看我们？说我们机关的干部连茶叶卫生纸也偷，很丢人的事！老白说得没错 关键靠自觉 只要人人管好自己 每个人都自觉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今天的话就说到这，谁也不要拿出去乱讲。

例会前半个月，提案处又从乡镇调进了一个叫苏小妹的女同志。披着一头漂亮‘港式’长发 唐代大文豪苏东坡的妹妹就叫苏小妹 大家便作趣说她是苏东坡的妹妹 说机关这下知名度高了。

提案处事情多，人手却少，周副处长一直向领导反映进人的事 但就是一直解决不了。问题是其他单位的人特别是男同志一般都不愿到政协来 怕误了自己的前程 企业的又不能进机关 女同志呢 较合适的人家不愿来 不太合适的机关又不想要，一来二去机关要补充人员就很难。这回 进苏小妹是曹副主席亲自抓的。曹副主席分管提案 提案工作展不开 也有他的一份责任 就把苏小妹调来了。机关里就一个曹副主席是外地人，但他老婆是本地人，刚好和苏小妹沾点亲故。用曹副主席的话说：举贤不避亲！

五月三日 大会准时开。各组按会前的安排忙着开展工作。提案处今年一下子新增了小郭和苏小妹两个人，工作起来也不见得比往年轻松 因为今年的提案质量高 涉及的范围广 不少委员一人就提了三四个提案，周副处长便把任务都分解下来，各司其责。提案处是机关的机构 大会还设置一个提案委员会 由二十几个委员组成 也由周副处长负责 曹副主席分管。大会的头天下午 周副处长组织召开提案委员会全体成员会议，对今年委员提交的提案进行审查。会上大家发言热烈 都说委员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议政意识确实比往年任何一年都要强 委员们敢说真话 敢对党政机关部

门一些腐败的现象提出批评意见，但因此却也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些问题究竟适不适合当作提案往上提？这是议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说，现在社会上比提案里提的那些丑恶现象严重十倍几十倍的都有。比如一个镇里两个主要头头都是跑官买来的，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和，结果才干不到半年，两人就干架起来。一个头头说，我看我们都得收敛点，太过份了闹出去我们谁都本钱捞不回！另一个头头说，你以为我心里就轻松了，到现在我还拉着一屁股债，连烟也戒了呢！

大家就都笑。笑过后，有人说，但也不能以偏概全。比如说市里某领导平时生活作风是不太严肃，后来鸡巴出了点毛病死了，不明真相的群众就说是得了艾滋病，这是哪跟哪？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事嘛。因此对群众的意见也要分析。有人说，我反对粉饰太平。现在我们干部队伍里就是有一部分人很不象话，整天工作不干，专门追求吃喝玩乐泡小姐，气得群众把毛泽东诗词都改了。其它的记不起了，我只记得最后两句。这两句毛泽东诗词的原文是：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你们猜群众是怎么改的：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篡改者可恶！我们有些干部更可恶！

说来说去，也没个定论。曹副主席只好作总结发言说：温和点，温和点！我同意刚才有些同志的意见，凡事不能搞一点论。总之，我们的原则还是李瑞环说的那句话：帮忙而不添乱，切实而不表面，尽职而不越位。

曹副主席一锤定音，大家也就不便多说。原先热情很高的同志这下也没了兴致，只等着散会。老白一直没有讲话，这时却发言说，我这有一份提案，是反映××县拖欠教师工资的。中央一再三令五申，说不得拖欠教师工资，××县领导却一欠再欠，已经拖欠了该县6000多位教师工资6个月。再穷也不能穷教育嘛！更恶劣的是，尽管该县是贫困县，县财穷到连教师工资都发不出去的地步，但该县

几位主要领导却一人一部“奔驰”小车，这与中央党政机关领导不能坐豪华轿车的精神又是相违背的。我看这个提案要当作我们今年的重点提案提出来。

老白这次才被增补为委员，心情特别好。这一说，大家的情绪也高涨了起来。但谁都知道这类提案提不得，一提就把矛头直接指向该县主要领导。没想这回曹副主席思想特别开拓，他说这个提案是一定要提的，政协就是要反映社情民意。如果连这类事都不敢反映，政协真的要被人说成是在街上维持秩序的老奶奶纠察队了。问题是要怎么提？这里就有一个艺术处理的问题。依我看，我们可以只提该县教师半年没领到工资，生活困难的事，不提别的，二者从表面上看似没什么联系，实际上提了工资，该县领导如果良心发现的话，他们就会卖掉小车给教师发工资。

大家连说妙！妙！曹副主席想出个两全之计。曹副主席被大家说得心里暖烘烘的。得意说，今年就重点抓这个提案，这个提案的问题解决了，今年我们的提案工作就阿弥陀佛了！曹副主席最后对老白说 老白 这个提案我看就由你负责落实 要抓紧 要办得漂亮。老白点头接受了。

这天晚上，大会举行舞会，舞会是由周副处长提议的。周副处长是个舞迷，一提到跳舞眼珠子就发亮，他说现在人家开会什么的都时兴举行舞会，咱们也应该把气氛搞得热烈活跃一点。丁主席觉得这个建议挺好，好几天的会如果不开展一些文娱活动也确实单调了点，就指定由周副处长抓组织落实。

实际上，一年前周副处长还不会跳，后来他莫名其妙得了腰痛病，机关的人就半玩笑半真对他说跳跳舞就好了。于是，就专题讨论起跳舞。都说现在社会风气变了，舞厅里的舞伴大多是三陪女，陪舞以时间算，一小时 50 元。有的说，那还不算什么，更厉害的是许多三陪女就公开在舞厅里卖色。让老板租一间包厢，两个人就关

在里面 天塌下来外面也不知道。还有的说 这种交易都是有价的，现在社会流行说，50元摸腿子，100元摸肚子，150元摸奶子，200元什么子不用说大家也都已经知道了，说出来就太黄色了。什么子一下要花去快半个月工资。

大家就笑。说周副处长一个月500元工资可以什么子两下加摸一回肚子。

大家就又笑。周副处长却不急不恼 回去跟周太太半真半玩笑学着大家的口气说跳舞能治腰痛病。周太太是个很随和的家庭妇女 事事都顺着周副处长。听着 也没有经过什么过滤 不在意说，愿跳就跳去吧！周副处长受到允准，就让原来单位一个同事的女儿教着。没想一发而不可收，让他跳上了瘾。一到晚上，不跳几步脚底就象长了癣痒得难受。后来，周副处长找到了一个固定的舞伴，年龄比周副处长小几岁，是一个宰猪的，身体胖得吓人。事情是这样开始的。那天晚上，周副处长因为手头有点事去迟了，进舞厅时看见成双成对的舞迷们该下池的都下池了，就那个胖女人傻坐着，就过去邀她跳。胖女人也不拒绝，倒好像非常乐意。扭开舞步时周副处长才开始后悔了，那女的腰太粗手拢不过来不说，根本就不会跳。这样，周副处长搂着她就象搂着马戏团里的狗熊，很累。一曲跳罢，已经跳出一身汗来了，气喘吁吁的。胖女人觉得非常过意不去 忙跑到服务台给周副处长买了一瓶“橄榄”汁还替他开了盖子，然后就边看周副处长喝“橄榄”汁边说她叫阿菊，在菜市场上卖猪肉，因为经常吃卖剩的肥肉，把原先很苗条的身材给吃坏了。现在体重已经超过八十五公斤。她丈夫怕她再胖下去恐怕连命也难保住 就动员她来跳舞减肥。

周副处长节假日有时也偶然上菜市场 因此 跟阿菊一见面就觉得有点眼熟，就是一下子想不出在哪见过。待阿菊自我介绍过后，才恍然记起真的是菜市场上那个卖肉的，顿觉阿菊满身散发出